

R 人间物语
enjianwuyu

梧桐·梧桐

□李同书

梧桐生长之快,出乎想象,春天栽树苗,夏天枝条就伸展了出来,宽展的叶子像孩子喜笑颜开的脸庞,紫色花朵布满枝头,远看,像一盏盏小灯笼。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几年之后,会发现梧桐不经意中,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胳膊,腿,脑袋,壮实得山摇地动也奈何不得。正是梧桐这种泼实健壮的特性,庄稼人才喜欢栽种,不但改变了环境,也增加了效益。

梧桐对环境不挑剔,房前屋后,沟渠田头,只要有一片土,很快就能成长。这种随性洒脱率直,也许,感知了杨柳的张扬和矫情,才那么沉静如水,安于现状。季节是时间的符号,在符号函数的图像中,梧桐有独特而柔软的表现形式,那种含而不露的品质让植物有了哲学意义上的升华。在植物的王国里,梧桐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是自然界慷慨的馈赠。

初夏,桃花、杏花以及众

多果树的花朵差不多都败了,梧桐柔软的枝条开始绽放团团簇簇的紫色花朵,喇叭状花朵柔软而内敛,花蕊羞涩地隐藏在纹理中,吐露着浓郁的馨香,物状般撞击着嗅觉,让人产生沐浴后的快感。绿色铺满了大地和天空,在隆重的底色中,梧桐紫色的花朵成了天空的点缀,如果欣赏过梵高的《向日葵》,会从中得到启示,那种执着的生命张力昂扬而倔强,面对现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的人生,也许就像梧桐花开,散发一种内在的馨香。

梧桐生长周期快,从经济效益而论,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栽下一棵梧桐,如同怀揣一个梦,生活有了希望,干什么都有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道学意义上的因果。如果生活有另一种现象,能够如期实现梦想,不是最好吗?难怪家乡有那么多梧桐树,房前屋后,沟渠阡陌,到处能够看

到一片云蒸霞蔚。

老屋后面,几棵梧桐树渐成气候,墙外高大威武的杨树形成一个自然屏障,梧桐树盘亘于此,像倔强的守望者,躯干挺拔,枝条遒劲,那种沉静的韧性自带一种气节,让人深思。

我常常站在一个略高于地面的地方,平视那几棵梧桐树。初夏的暖流像海水浸润着树冠,怒放的花朵形成一片紫色的云霞,风裹挟着阳光,形成一股小小的旋流,枝条潇洒地摇曳着,仿佛仙女在空中轻歌曼舞。斑斓的蝴蝶和蜜蜂穿梭其中,阵阵馨香袭来,让人如在梦中。也许执迷于这种曼妙的氛围,几次房改,才没有把梧桐除掉的意思。每年初夏,梧桐树花团锦簇,自成一格,那种葳蕤的态势让人震惊而感叹。

天蓝得纯粹而彻底,是那种一捅就破的样子,看不见云的影子,即使飘来一片白云,

很快就
被染透,
寻不着踪
影。

阳光明媚,
空气纯净,这样的天
气,更易于植物生长。
梧桐花期较长,下了一场
酣畅淋漓的雨,田里的小麦急
着拔节,紫粉色的花朵仍然俏
丽枝头,散发着浓郁的馨香。

四月中旬,小麦开始吐穗,天空仍然蓝得透明,梧桐树开始绽放绿叶,紫色的花朵一片片凋零。这个过程具有怀旧的忧伤,也有新生的喜悦,是诞生与衰老隆重交替的时刻,因此,这个时间段的每一个记忆,都显得如此虔诚和神秘,有幸参与自然之中,你会产生另一种人生禅悟。

C 长河浪花
hanghelanghu

麦子熟了

(外一首)

□姚宗亮



五月的田野
一袭青衣换上
澄黄
沉甸甸的穗儿
披上了金色的
戎装 南风中
飘溢着醉人的
芳香
挂满丰盈的果实
把大地的恩情
珍藏

布谷鸟声声鸣叫
换来一片繁忙
隆隆的收割机
冲破一层层
波浪 谱写了
二十四节气
最为恢宏的
乐章
丰收的喜悦
在乡亲们脸上
荡漾

镰刀与汗水的
交响 淹没了
尘封的时光
我眺望
儿时的故乡
想起老宅昔日的
模样 挂念着
年迈的爹娘

那一抹绿意

那一抹绿意
跳跃着生命的旋律
小溪漾起欢乐的涟漪
柳条摇动纤柔的腰肢
它们属于自己的成长轨迹
最终化作坚强与希冀

那一抹绿意
蕴含着生命的真谛
那叠翠的青草和树叶
葱茏成一笺最美的诗句
总会令人心旷神怡
给人清新而愉悦

那一抹绿意
充盈着丰沛的生命力
采撷一叶凝露的新绿
滋养心中融融的春意
那些生命里的时光
都将成为唯美的记忆

也许,在艰难坎坷的日子里
我们的人生历经风风雨雨
更需要那一抹绿意
生活变得勇敢而坚毅

布谷鸟

□韦统知

小满时节穆李行,
夫妻采葚桑林中。
千顷麦田翻金浪,
又闻天外布谷声。

N 那年那月
nianannayue

小满到,燎麦香

□刘同怀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各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度过了漫长的寒假,小满已到,儿子还未接到入学的通知。

星期二,下班刚到家门口,便嗅到扑鼻的燎麦香,那清香,香得醉人、香得芬芳,香得令人心驰神往……

在院中,只见儿子用双手搓着燎好的麦穗,因吞吃燎熟的麦粒整张脸弄成了大花脸。“爸,好吃,真香!”闻着醉人的清香,看着馋人的吃相,不由想起了欢乐难忘的童年。

我的家乡——鲁西南平原。

在我刚记事的上世纪70年代,物质匮乏,粮食紧缺,如家中孩子多,粮食就可

能接济不上,出现断顿的情况。当时,流传一句顺口溜:“春脖子长,忙坏了娘”。就是说,年后打春,春天日长,小麦成熟晚,口粮接济不上,娘要四处筹粮度日。

记得有一次,一个星期没见馍花,顿顿清水米汤,日子真是难熬。在一个残阳落日的傍晚,母亲掐一把金黄的麦穗,说:“快小满了,往后就饿不着了。”说罢就火燎、手搓、簸箕扇,不大一会,一捧黄中带青,晶莹剔透,略带余温的麦粒脱颖而出。我们兄妹每人一把,吃到嘴里,那个筋道、香甜、缠绵……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赛过珍馐海鲜。

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正是小麦灌浆填面的季节。早于这个季节,小麦属于灌浆期,燎烤揉搓不成;晚于这个季节,小麦子粒成熟,

燎烤揉搓的麦粒口感差,难于下咽。所以儿时的伙伴,春节一过,便时常挤在一块,掰着手指查节气——小满,快来啊!

燎麦是一个技术活,燎烤狠了,小麦碳化,无法食用;燎烤轻了,麦皮不好脱落,不能尽兴食用。最要命的是,麦芒处理不好,卡在喉咙里那可是大事。每当这个季节,家长们便在一起切磋技艺,儿时的我们带着急切和渴望的心情观看眼前翻飞的燎麦。

农村自留地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家庭经济的重要补充,那个时代,每到小满前后,各家自留地上的小麦将近三分之一的麦子变成了燎麦,以辅助家庭口粮的不足。

有一次,我们兄妹自做主张,趁人不注意,在生产队的大田里割了一捆金灿

灿的麦穗,想着到家里能得到父母的夸奖,不料母亲问清缘由后,默默地拿起麦穗送到生产队整平好的单场上。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然记得母亲说过的话:“人要有骨气,好品行才能立于人世。”

燎麦,伴随我整个童年,给我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希冀!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燎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要说城里的人们,就是现在的农村,人们也不再侍弄费时、费力燎得黑乎乎的燎麦了。但每当小满时节,我总要割上几把金灿灿的小麦,制作一捧略带清香的燎麦,一颗颗送到嘴中,慢慢品味……